

達夫全集

第五卷

敝帚集

上海北新書局

1929

達夫全集

郁達夫著

第五卷

敝帚集

上海柘鄰書局

1929



敝帚集題辭

兩年前頭，爲貧病所迫，曾勉強將數年前的雜稿收集起來，出過一本文藝論集。這本文藝論集裏編稿的蕪雜，和印刷的錯誤，連我自己看了，也有許多地方，會不出當時的意來。所以現在又把牠們刪改了一下，重編了一道，並且在頭上又加上了兩萬餘字的兩篇關於盧騷的文章，此外更把最近發表的幾篇雜評翻譯之類，也一齊收入了。

在這些論文傳記裏，當然見解荒謬，辭句錯

誤的地方還依舊是很多，但是由孤陋寡聞，讀書不求甚解的我小子說來，於一篇一篇的撰著抄譯的當兒，費去的心血，也已經是不可以升斗量了。古人說：“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。”自知所見不明，不能學聰明人的藏拙以攬譽，所以重編之後，我就貓貓虎虎的加上了這一箇名字。

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達夫自題於上海。

目 錄

1. 題辭

A. 人物和書

- 2. 盧騷傳.....1
- 3. 盧騷的思想和他的創作.....33
- 4. 赫瑟慘.....63
- 5. 自我狂者須的兒納.....73
- 6. 集中於黃面誌的人物.....87
- 7. 施篤姆.....121

B. 藝術雜論

- 8. 藝術與國家.....137
- 9. 文學上的階級鬭爭.....147
- 10. 文藝上的偏愛價值.....159
- 11. 詩論.....169

C. 書序批評及翻譯

- 12. 序孫譯出家及其弟子.....207
- 13. 『古代的人』序.....113
- 14. 批評與道德.....217
- 15. 讀了喬生的詩而論及於繙譯.....223
- 16. 哈提的意見三條.....235
- 17. 介紹一個文學的公式.....241
- 18. 讀殘老遊記.....249

盧 騷 傳

千部萬部的盧騷傳記，總不能及他晚年的半部著作的價值的永久。法國也許會滅亡，拉丁民族的文明，言語和世界，也許會同歸於盡，可是盧騷的著作，直要到了世界末日，創造者再來審判活人死人的時候止，纔能放盡牠的光輝。

喜馬拉雅山的高，用不着矮子來稱贊，大樹的老幹，當然不怕蚍蜉來衝擊，可是不幸的盧騷，當他活在世上的時候，既受了同時代的文人的嫉妒攻擊而發了瘋，直到現在，還有許多英美流

的正人君子，在批評他的行為，估量他的價值，說他是“一無足取”。

小人國的矮批評家，你們即使把批評眼裝置在頭頂的髮尖上面，也望不到盧騷的腳底，還是去息息力，多讀幾年盧騷的書再來批評他罷。現在讓我來談一談這一位到處受壓迫，到處中毒箭，流離四方，卒至晚年來因瘋自殺的人類解放者的生涯。

蔣，捷克，盧騷 Jean-Jacques Rousseau 的先祖本來是巴黎人，一五四九年的時候，曾祖狄提愛，盧騷 Didier Rousseau，為求信仰的自由，始自巴黎遷往日內瓦 Geneva 住，他生大味特，盧騷 David Rousseau，大味特生以闢克 Isaac Rousseau，以闢克就是蔣，捷克的父親。

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，我們的這一位反抗的詩人，自由平等的擁護者，大自然的驕子蔣，捷克生下地來了。一生下地，他的母親就因生他而送了命，我們的這一位詩人，便成了一個無母的孤兒。

他父親以閹克，是一個鐘表師，母親名秀殘，倍兒那兒 Suzanne Bernard，是一個美人，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子，一個小說雜書的愛讀者。

以閹克也是一位非常快樂的跳舞師，愛讀小說，愛吃好東西，愛打獵，也愛和人爭鬧。一六九九年和幾個英國人爭鬧了一場，被罰了罰金，一七二二年和一位陸軍上尉打起架來，甚至於拔刀相向。因為是這樣的一位感情家，所以他的愛妻死後，對待兒子，也沒有溫和的，柔愛的氣概，所以蔣，捷克的一位同母的哥哥弗蘭沙亞 Francois，從小就逃出了家庭，終究不知逃上什麼地方去了。

但以閹克的一面，也是柔情脈脈的一位好好先生，蔣，捷克當七歲的時候，於寒冬的晚上，吃完晚飯，和他父親兩箇，在爐旁燈下，就讀泊羅塔克的英雄傳，議論種種當時在流行的小說中的人物運命，也不知坐盡了多少箇的深宵。這一種早熟的讀書癖，就暗暗的在少年蔣，捷克的胸中種下了空想冒險的深根。

蔣，捷克，從小就是一位隱忍好勝的奇童，有一次同一位表弟在一架工廠的機器邊上廝混，將小手攔上了機器的迴轉器的輪中，表弟將機器轉動了，致將他手上的兩箇指甲括落了下來，他竟忍淚吞聲的對表弟說：

“不礙不礙，我一定不去和人家講出來。”還有一次，他被一位小朋友用鐵鎚打得頭破血流，然而他也忍痛不說，只裝了一種若無其事的樣子。殊不知這一種隱忍好勝的氣概，就是他後來受人欺辱的底子啦！

蔣，捷克，自小本就虛弱，母親早死，父親也於和那位上尉爭鬭的一年出走了，所以自一七二二年以後，他就無母無親，靠了一位姑母過活，這一位姑母，也是小蔣，捷克的母舅之妻。她因為和他有兩重戚誼，所以待他自然是很好的。可是因為待他太好的原因，就養成了他的愛好自由和厭惡壓制的心思。

不久，他就和表兄弟一道被送到薄塞Boss-ey 去跟一位牧師蘭倍兒西愛 Lambercier 讀

書 在這薄塞的鄉間，他有同玩的許多同學，有寬廣的庭院和嫩綠的園林，供他馳走，可以種花，可以採果，在他總算是幼時的一段快活的歲月，他的田園趣味，也就是在此地養成的，可是後來爲一件無辜的事情被罰，他的潔白的童心，就感到了世上的沒有正義，他的出走之心，也就隱隱的決定了。（見他的懺悔錄）

自薄塞回來，他就跟叔父的倍兒那兒和表兄弟同住。十二歲的時候，早熟的他，就有了兩件戀愛事情了。游手閑居，終不是道理，所以叔父先爲他去拜了一位裁判所的書記爲師，想他去學作小吏，可是住不上多久，他就被趕了回來，不得已又使他去學彫刻，但他的彫刻師傅的虐待專橫，又使他起了反抗，倒反去學會了許多壞的習慣，如欺騙，偷盜，撒謊之類，雖然在閑時也拼命的讀書，但他的兇惡的先生和低能的同伴，終沒有好的感化給他，就使他變成了一個孤僻的，野蠻的孩子。後來終因爲禮拜天遊逛了太晚回來，兩次被關出在門外，到了第三次的時候，

他就從那裏跑走了，這是一七二八年三月十四日的晚上。

他在郊外放浪了幾天，因他讀的許多小說和冒險談的結果，自以爲是個出來求主的騎士。然而風餐露宿，終究是沒有善心的公主和慈祥的王者出來收留他回去，最後在薩伏亞 Savoy 的康沸寧 Confignon 纔遇見了一位舊教的僧侶彭佛兒氏 M. de Pontverre，賜了他一餐飽飯，勸他改信舊教（天主教），並且爲他寫了一封介紹信，教他到安乃西 Annecy 去投靠一位也是新改宗的女太太去。這一位女太太，就是他半生的恩人伐蘭夫人 Madame de Warens，是 Mademoiselle de la Tour 的本家。

當時的盧騷，只在十六歲與十七歲之間，眉目清秀，舉止粗暴，於三月二十一日，當百花爛漫的復活祭日，且走且歌，在春風和煦的太陽光中，走上安乃西去尋伐蘭夫人。夫人已出去上教會去了，他就追了出去，在路上一邊發抖，一邊交了她那封彭佛兒氏的介紹書信。

夫人名 Francois Louise，於一六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，生在伏郡 Pays de Vand 無外鄉 Vevey 的一家信奉新教的人家，當時還未滿二十九歲。她於一七一三年嫁給特伐蘭氏，一七二六年當她二十七歲的時候，因為創辦絲襪工廠，虧了本欠下了債的原因，就將財產殘部，摺作了一堆，稱作有病，逃過湖來，離開了她的男人，逃到了薩伏亞來改信舊教。當時因為沙地尼亞王未克多，亞馬特奧 Victor Amadeo，King of Sardinia，正在愛未安 Evian 住着。他是一個舊教的宗教狂者，看見隔湖的新教國裏有這樣的一位美婦人來投，當然是喜歡的，所以就給她年金，教她專管宗教上的改宗的事情。她後來在安乃西住落，以她的美貌，以她的手腕，住了不久，就成了一個有名的婦人。她在那裏，又起了企圖事業的野心，和蔣，捷克離合迎拒的同居了好幾次，也養了許多戀人。失敗了幾回事業，終於在一七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，貧困死了。但蔣，捷克去投奔她的時候，她還是美貌多財，

在宗教上社會上正還是很有勢力的時候哩！

伐蘭夫人對了這一位新自日內瓦出來的青年，也起了一點鄉情，勸他回去，他是不肯，留在身邊，又無地可容，所以就又爲他介紹，送他到屈利諾 Turin 的救獲所去，使他去受一點改宗的訓練。

蔣，捷克於三月二十四日，跟了幾個可靠的人出發，步行到屈利諾的救獲所去。

節季是初春，地方又是阿爾泊斯山的風景絕佳的勝地，他的九天九晚的徒步旅行，使他感到了一種放浪者特有的興味，直到晚年，他還不能忘記這一次旅行的樂趣。

四箇月中間，他受完了自新教改向舊教來的宗教上的訓練，於一七二八年四月二日，從那救獲所的鐵門裏出來，雖已成了一個舊教教徒，然而身上的財物，只有誓絕時人家所施捨的二十個法郎。他又是無親無友的一箇人漂流在屈利諾的市上了。

吃吃逛逛，做做彈撒，等他那二十法郎用完

的時候，生活又成了問題。這中間雖有一個年輕的商人之婦，在他回去秘養了幾天，可是被她的男人覺察了，立刻就被趕了出來。不得已他只好上一家貴族家去當僕人賤役。不意中他又得到了主人凡賽利 Countess Vercelli 老伯爵夫人的愛，這中間也犯了一次使他到死不忘的大罪——他偷了一枝麗綳給他正在想念的侍女，後來被發覺了，他就將這偷盜之罪，轉嫁在侍女身上——可是夫人老了，養了他三箇月，她就做了黃泉的旅客，他也因而失去了衣食之源。輾轉走了幾家，在一家貴族的家裏，他因為有一點學問，得到了主人的賞識，主人正預備教育他成人，將來去伴了這家的公子讀書求學去，但又因為遇見了一位在日內瓦做學徒時候的朋友，他就不顧將來的計劃，便和這位舊友，捧了一箇打算沿途用以求乞的水盤玩具，逃走了出來。

他想起了徒步旅行的樂趣，本來是打算和他的舊友一道走回日內瓦去的，可是到了安內西的路口，他的朋友就一個人和他分別走掉了，

所以一七二九年的春天，他又和一箇流浪的乞丐一樣的回到了伐蘭夫人的家裏。

幸虧伐蘭夫人是一位多情可愛的善主，她以慈和同母親一樣的臉，熱烈同愛人一樣的心，接受他回去。一邊教他讀書學禮，一邊也托他做點書記雜務的事兒，留養他在自己的廬下，她打算慢慢的爲他想法子找點事情做做在。這中間，又被送來送去的送了幾處，學了一點音樂，在修道院跟一位樂師住了一年。可是這樂師又爲和一位修道士起了衝突，從修道院裏出走了，他也就跟他走了出來。到了里昂，這一位樂師發了癩痢病，睡倒在路上，他也害怕了起來，就把這一位樂師丟在路旁，仍復逃回到安乃西的伐蘭夫人家中。伐蘭夫人，也因了事故，上巴黎去了。他尋不着夫人，就和夫人的一位侍女一道的回到弗萊蒲兒古 Freiburg 的這一位侍女的家裏去。自此之後，幾年的流浪生活又開始了。

他在勞桑 Lausanne 湖畔，也曾假冒過作曲的樂師，也曾開過騙錢的演奏大會，可是這一

種懺悔錄裏的半虛半實的描寫，我們也不必去轉述，總之千七百三十年的冬天，他却在紐奢德兒 Neuchatel 過的冬，所以計算起來，直到他受了騙，於一七三一年的四月，跟一位假冒的神父上各處去募捐，離開紐奢德兒止，約莫也在那裏住上了一年多。

法國的一位大使特，僕那克氏 M. de Bonnac，從這一位假冒的募捐神父手裏將他救了出來，送他到了巴黎。他又因為不喜歡巴黎的緣故，徒步走上了向薩伏亞，向香倍利 Chambéry 的旅路。

這時候伐蘭夫人，正在香倍利住，所以一七三二年的春天，他又變成了一箇乞丐者，徒步走到了伐蘭夫人的家中。

伐蘭夫人爲他介紹到當時的知事那裏去當了一箇書記，可是不慣過有規則的生活的他，不久又從那裏辭了出來。一七三三年的一年中間，他因拉謨 Rameau 的“調和論”而起了成一個音樂家作曲家的野心，所以也就研究了一年音

樂。嗣後一邊教書，一邊讀書——依他自己所說，和伐蘭夫人及夫人的情人克老烏特，亞耐 Claude Anet 形成了三角的戀愛——在香倍利住了四五年。他在那裏教音樂的學生中間，有一位特，康稽愛 M. de Conzie，時常和他談到當代的人文，他的後來的文壇上的死敵服爾德 Volt aire 的文章，也於這一個時候，和他接觸了。

在香倍利住着的這幾年中間，他從伐蘭夫人的家裏，又出來逃亡了好幾次，到了最後的一次，一七三八年的七月，他又從逃亡回到伐蘭夫人的腳下的時候，夫人對他也冷淡起來了。依他說來，夫人於克老烏特亞耐死後，又和一位名范張利愛 Vintzinried 的青年生了關係，所以和他疏了，但這一段事情，很有人在替伐蘭夫人辯駁的，所以我們也不便決定，總之一七三九年的一年，他和伐蘭夫人及范張利愛，一道遷到奢兒美脫 Les Charmettes 的別莊裏住着，他因為伐蘭夫人的寵愛消失了，倒得了一個發憤讀書的機會。千七百四十年的四月，他也覺到了再